

十

聖

隱秀軒文藏集目錄

墓志銘二

秋田汪翁墓志銘

司城程公墓志銘

程母咎孺人墓志銘

斷香銘

隱水刺文藏集

竟陵鍾

惺伯敬著

海虞沈春澤雨若閱

墓志銘二

秋田汪翁墓志銘

新安有秋田汪翁諱一渭有至性篤行君子也初娶於蔣有丈夫子四人皆夭獨第三子國政有孫宏嗣國政且死不敢必宏嗣之能

後汪氏請於翁必置媵置媵晏氏復有四丈  
夫子然翁之沒四子皆幼宏嗣顧反有子二  
人卒襄翁大事而請於予銘翁墓者宏嗣也  
宏嗣爲予友繆尊素門人故尊素節錄公行  
爲狀尊素者卽江陰繆太質也予覽翁所以  
交太質始末卽可以得翁爲人始末太質之  
狀公又自有始末其言曰尊素所以交於翁  
者戊午歲自北雍改南寓十廟西翁寓亦偶  
近尊素尊素不識翁翁已心先識尊素矣一  
日呼渡秦淮舟中居然先坐一翁攜兩幼子  
太質前詢其姓氏翁笑語太質君非寓十廟  
西者乎與君卜鄰久矣我新安汪秋田是也  
居數日太質入闈翁械佳墨餉太質佐闈中  
用且屬勿報謝出闈反於寓未入門見有張  
筵月下者遽引太質裾同入坐曰子良苦能  
從我飲乎迫而視之乃向者秦淮舟中翁也



原件短缺

P3

明日太質他往卽寄行李於翁寓如其家然  
比歸太質下第翁前相勞勉君歸必無佳意  
興且留止白門有孫頗解屬文近在黃山且  
至至當執弟子禮卽宏嗣也此翁交太質始  
末也其濃淡深淺可與世俗悠悠者論哉故  
曰可以得翁爲人始末太質之狀翁始末也  
則曰汪之先自魯徙歙於唐封越國公凡新  
安之爲汪者大抵皆其支也會祖玄齡祖良  
而翁代人償其負君子難之戊午冬太質與  
翁偶晤於淮揚邸中之客衣履相籍有聲問  
其故翁曰予有小圃事速訟兩年餘矣太質  
謂翁徽人以訟爲俗不勝不已今勝之止成  
一徽人耳吾以翁爲超然者乃亦若此且翁  
構圃捐與客而又與客爭一圃何爲者翁大  
悟曰予交太質今始得其助乃謝去邸中客  
所與謀訟圃事者歸新安以某年月日卒距

生某年月日得年若干翁才本辦濟而以馴  
行掩父奎卿公忽遭非意之災遜於外者七  
年翁挺身出白其事事乃得白歸徜徉城南  
園中三十年竟以上壽考終者翁之力也親  
忌日見子姪衣色衣者呵之聲淚俱下坦中  
樂道人善不喜舉子業見人長於此者弘獎  
勸登或延致之託以子弟如太質其一人也  
太質一日攜其孫宏嗣拜我於病榻曰予交  
汪翁子無與也予不敢以子之文代予塞交  
情然子有請焉予中年喪子頗似汪翁汪翁  
喪四子已復生四子子其志汪翁墓以旌仁  
人有後者且爲子榜樣遂志之銘曰喪爾子  
還爾子假以年周而始福德人何敢比願學  
焉作墓史

司城程公墓志銘

予未官南儀部之前數年皆讀書客隱於白

門在遊與居之間中間寓新安友人程仲秩  
秦淮別舍者凡一年所性寡交於賢士夫鮮  
所識亦不爲人作文然其於程氏賢者久亦  
不能不聞之而司城公其一人也恨未與之  
交計其人沒且久矣庚申冬病起吾友王太  
古持公行略爲公長君景祥所自述者徵予  
文志之考其世蓋宦迹鄉評與予在白門之  
時不甚相遠其卒以去年己未七月初六日  
其時予猶寓仲秩所也予何以遂不與公交  
交臂而失一賢者是予之過也夫乃力疾爲  
公志其墓以懺之志曰公諱敬弘字思任徽  
州府休寧縣人世居荷池久矣公始愛其名  
欲有之故自號曰我池蓋休寧之程始於東  
晉太守元譚代有顯人明興有子民者五傳  
至瑄瑄傳信信四子季鈞鈞又有子四人公  
其第三子也生而骨重神遠稍長能慎言笑



取予大父竒之以爲將大吾門攻舉子業以  
治尚書補南京太學生南都本六朝地聲習  
浮侈且諸生五方輻湊相逐爲勝公曰太  
生當矩步方領刺經發義柰何爭清華於衣  
履間乎與二三同志黽勉於學尤留心當世  
之務日士無論致身科名卽太學生豈無通  
籍之日乎吾寧渠能面墻以冥冥決事也於  
諸書取東萊博議之裁取丘文莊大學衍義  
之博手錄成書不敢以文字當之兩司成皆  
器重焉卒業隸事都察院故事文具耳所利  
在早休沐歸臥時海中丞剛峰掌留臺而公  
已知慕其風節旅進之暇竊覩記而私淑焉  
已而假歸省覲公家世起鹽策而公父爲祭  
酒時已老授其柄於公伯兄上林公挈家南  
還公獨依依膝下曰伯出叔處職也出者代  
弟營俯仰處者代兄供甘毳不亦善乎歲庚

寅公父以壽終於里三子皆在外宦窳之事  
億辦於公似有先幾云事母益篤居母喪易  
而戚一如父然服闋謁選得授南京南城兵  
馬副指揮卽古司城官也公欣然就焉曰古  
人不卑小官進不隱賢言小官不能隱人之  
賢如委吏之於會計乘田之於牛羊是也今  
云吏隱云祿仕而已高者以自遂其曠而卑  
者以自掩其竊豈從來設官意哉且京秩而  
得親民者司城也至則推心撫字兩造務得  
情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鎮囂以  
靜而事有情法牽掣者雖上官意無所承必  
求信一意而後已上官亦感其誠低回從之  
曰司城非有他也今大司空丁公尤重之事  
有盤錯虛懷而問坐語移日退而語人見程  
司城使人口不敢言貲郎兩字因歎人材限  
於資格非祖宗設太學教養初意云南省臺

如南昌晏公傅公折節交之官三載凡十三  
 考皆以最上主爵以秩滿例封其父文林郎  
 母為孺人既得請即乞身歸曰吾祿不逮於  
 親而有榮親之名官不專於民而有及民之  
 實是吾善息之日也歸榜所居以自勗曰存  
 心無愧天地素行可合神明其勵志如此公  
 前在子舍一切資斧聽上林公調度上林公  
 卒諸嗣昆弟各有所事事始入淮稍親鹽策  
 事會疏理袁公新條綱法異鹽政由此振  
 糧策馬惟恐失時而配汪孺人病彌留急馳  
 歸里視之劣得一訣念淮事未就諸郎孺者  
 不諳其本末復馳如淮時炎夏苦熱憂勞兼  
 之遂成瘧日進不衰竟不起則萬曆己未七  
 月六日距其生嘉靖乙卯正月二十三日得  
 年六十有五公負至性內行醇備儒而官官  
 而賈皆有條理而以誠心出之伯氏早亡無

繼魚菽之祭躬率子弟酌之勿使其餒仲氏  
病於淮心動馳視之賴以瘳再病復往如前  
至則後屬續一日耳公慟且悔之一切後事  
周身周衣既誠且信而後移書諸姪奉其櫬  
歸教其子以經術不爲俗學與人無城府其  
沒也人思之如喪私親初配曹繼汪皆稱孺  
人側室某曹與汪皆有思齋思媚之資如曹  
之有子而爲公置媵事舅姑得其 曰天錫  
新婦以逸我汪之撫前母子及庶子如已

見鞭箠則念膚體聞叱詈則戒口

屬已子以事父友兄皆不愧爲人婦爲人母  
之道也固公福德所致耳銘曰嗚  
耳  
而仕學之途在其中矣下僚耳而古及之道  
在其中矣使人猶謂成均有賢者而不失作  
人之初意也豈非公平吾是以思其人而憾  
未之逢

程母咎孺人墓志銘

新安有程太學凝之諱開禧者善詩自淮上  
介友人郝子荆以詩請於予讀之驚歎得未  
曾有子荆曰未也衽中又出一小帙予問何  
物曰凝之母咎孺人行實也予笑曰程子欲  
以詩贄予文乎以詩贄文類相從也遂志之  
志曰孺人姓咎氏山西太同府大同縣人蓋  
淮揚鹽策地秦晉與新安人錯處之狎其工  
矣父曰思蘭慊慊人也幼竒孺人爲之相攸  
而凝之先子莊所公亦以鹽策居維揚爲祭  
酒有邊商所爲不法坊內商者人莫敢問公  
辱之市伏之思蘭聞之曰此真吾壻也遂以  
孺人女焉十六而于歸內外倚辦椎布操作  
新安俗奢麗孺人曰吾晉產也習於儉不能  
自變爲奢居數載與共還新安事姑謹病不  
解帶辛卯舉凝之自乳至衣則大布食則脫

栗凝之病以身請命愈而就外傳冬夏詩書  
春秋禮樂人以母也而父道師道具焉孺人  
曰兒父脫身千里外曠歲不一歸父道師道  
吾職也吾曷敢以一母道塞責乎莊所公卒  
孺人年三十四忍死撐支以效忠貞於藐孤  
而凝之讀書居業有立矣既納室凌卽遣入  
太學而鹽策舊業在淮如故定省牽掣稍稍  
衰凝之頗以囑先業爲憂勉自力復之而性  
好書購書百卷樓居誦讀日得無以此減產  
妨業爲孺人憂孺人覺之曰兒未喻吾志乎  
吾向者衣汝大布食汝脫粟不固教汝治生春  
夏詩書秋冬禮樂此樓中百卷者是也凝之  
得放意以從故好而籌畫之事卒不廢焉禪  
客雅士過從不依 無缺婦凌初舉一子  
殤孺人頗以弄孫爲念命罍卮二媵教諭諄諄  
婉變當凌心恸以內嘻嘻嗔嗔俱不問也凝

之異母兄弟八人服鳴鳩之教相好無尤幾  
無常母先後宛若間亦如之去年秋孺人年  
艾宗姻有觴而贈言者孺人曰未亡人散髮  
至老敢拜褒嘉以速戾平生素奉佛偶疾遂  
不起臨命無他語惟合掌念佛云孺人生隆  
慶己巳九月五日卯時卒萬曆己未年二月  
二十六日戌時享年五十一歲子一卽開禧  
太學生娶同邑沙溪凌比部子儉公次女女一  
適同邑呈坎羅太學希任公次子鼎功凝之  
先子諱敬嚴卽莊所公也子旣志孺人墓仍  
力疾刪定凝之詩而歸之而後爲之銘不忘  
其以詩贄文之意也銘曰繼賢有婦晉有女父  
若夫俠而賈考終哉文士母

### 斷香銘

斷香銘者銘吾友蜀人劉晉仲之婦尹氏之  
墓也君諱紉蘭叙州府宜賓縣人大叅尹子

求先生之女也記已酉子山喪子狂走白門  
先生爲南職方郎嘗爲余言其壻劉郎七歲  
能詩劉郎者給諫勿所公仲子卽今所稱劉  
晉仲者是也安知其有女慧心如是然其時猶  
然女兒習玩不知書旣歸晉仲見晉仲妹文  
玉詞翰妙敏心悅而好之相與爲友始讀書  
稍稍爲詩精神起落常出人外佳處不必由  
思思者反是無關繫處久之從晉仲省尊公  
於燕由蜀江出峽由峽入江南江達運河峰  
樹逢迎烟日爭讓舟行遑緩可以爲家得  
意爲詩其篇時全時缺缺則聽之缺以此或  
全於彼有絃摧柱折援他琴以續之之意予  
讀其詩骨散神寒音節清巉如病葉偶從  
風而墜或中胃之附枝翅鳴不能自致於地  
如暗泉之阨於石而不能自竟其響此斷香  
之旨也至燕亦有詩全缺如之久之意忽忽



無主有秋冬氣晉仲憂之曰我亦不知至是亦不甚作詩作亦不以示人晉仲檢其枕中所藏如其全與缺而存之頃之卒年甫十九鍾子曰世所不常有者才人所不可無者友才而爲我友友而爲我婦婦而才相當晉仲以爲能永乎不能永乎銘曰丈夫才而鬼瞰之矧其在女子之躬也好友在四方而造物或收之矧其在閨閣之中也劉子者憐才乎求友乎悼亡乎能尋香於落葉暗泉之間而跡其所終也乎噫

隱秀軒文集

隱秀軒文閣集目錄

祭文一

告雷何思先生文

祭同年彭用九文

告亡兒肆夏文

祭譚太公文

祭同年龔圓甫文

白門告先靈文

隱秀軒文閨集

竟陵鍾

惺伯敬著

海虞沈春澤雨若閱

祭文一

告雷何思先生文

歲 萬曆三十九年秋九月一日夷陵 雷  
太史何思先生卒於里第其門人鍾惺有使  
蜀之役取道夷陵謁先生則是月之三日也

先一日遭偵者於途有傳先生訃音者叱焉  
唾焉以爲作是語者狂邪入其里門先生家  
有持刺逆者非先生刺也疑焉駭焉進使者  
問故噤不能言者食頃曰予何爲是惘恍者  
悸邪登先生之堂不見先生哭焉莫焉已自  
意曰茲帷內帷外堂上堂下剪紙樹旒籍籍  
紛紛者夢耶某心不敢信而以爲似狂似悸  
似夢也口不忍言而直以爲真狂真悸真夢

以竣反楚蜀之路作如是想者三閱月再  
過夷陵省先生之母若室撫其嗣搜其遺文  
若書終不見先生乃稍悟先生亡也則冬十  
一月二十日矣始爲辭以告 先生之靈非  
歌非哭不能成聲其辭曰嗚呼某於先生所  
得至今日者不可謂非座主門生之故矣然  
直可謂座主門生遂能有今日乎哉記去歲  
六月與先生盧溝別去遺某書曰從來座主

門生不爲少矣。吾兩人覺別有神情，別有契  
合。豈往劫中互相師友，乃有今日邪？又寓書  
某所知曰：鍾伯敬清遠神駿，今世界似少此  
人。嗚呼！某何足以當此！然此豈一切座主門  
生之言哉？某與先生稱師友年餘，相聚不數  
月月，相晤不數日日，不數語。然先生每借論  
文之因時，以德業學術國是人才，旁及人外  
之言，微言挑我以觀其應。某時有痛痒偶中  
機鋒，相覲粲然一開。先生之口處而汗不  
阿，亦時有所不必合。先生不惟以爲不必合，  
而且以爲相成。吁！嗟乎！蓋真有古師友之道  
焉。大要先生期我者遠，而某亦以期之。求我  
者備，而某亦以求之。先生負蓋代之才，與志  
與格，與識，與氣骨，以聖賢豪傑自任。其於經  
世出世，度世處處着脚，無不以爲立可就。而  
某私心愛先生，至報先生，深於先生，廣處恒

欲其要。高處恒欲其實。大處恒欲其精。孤處  
恒欲其定。銳處恒欲其沈。銛處恒欲其厚。透  
處恒欲其涵。奇處恒欲其渾。察先生平日神  
意識論似恒服膺趙學士大洲者。嗚呼時事  
至今。非用大洲時哉。予過大洲之鄉。讀其  
書。想其人精神志學原委。指歸多與先生合  
今世頗知惜江陵。不知思大洲。而某恒慮先  
生異日爲大洲萬一失足。而爲江陵。欲俟見  
稍定。交稍久。時稍暇。率胸懷以語先生。吁嗟  
某蓋自揣才術短。無用世之具。命相薄。生  
人之福。先生有其才。其志。其格。其識。其氣骨  
感激酬知。欲一效之。先生也。今年二月居燕  
某病矣。病而垂絕。自謂不復見先生矣。以老  
親後事。屬密友。國家後事。屬先生。爲書一紙  
遺先生。略曰。私情說不得。言國事。卽私情也。  
方今景象。底滯痿蹶。已成一不快世界。中復

虛羸度之運數。必有快人居其間。勢必用一番更張。露一番精采。恐必將有一等傷元氣之人。與傷元氣之事。迎之。虛羸之身。迫以金石。有速斃耳。大賢處此。必當平心深慮。大費調劑。某幸而起書。亦不達。嗚呼。區區一念。無亦慮先生異日當事。極則必反。矯或過直耳。予作是書。訖密友骨肉。摩足飲泣。而予頗脩然無怖。無挂顧。笑諸泣者曰。令雷先生在此。必不爾爾。嗚呼。某遺言已就。而竟不成。死。先生暴死。而不遺一言。聞先生知某來。誅茅掃榻。遲我半年。而不肯延之數日。世之膚立色取。奄有時名者。名歸利遂。然且至百年。而先生斲於數日。死而分香履。顧妻孥。囑田宅者。彌留之餘。厭厭刺刺。語不可了。而先生速絕。使不得一語。先生不分香履。顧妻孥。囑田宅。可以無語。使先生得語。語當有可傳者。嗚呼。

人之云。亾邦國。殄瘁天。何輕奪先生之身。而重留先生之言哉。以人道世法論先生在堂。在室。在身後者。可悲可慮。居多。二三子當爲先生計。然先生嘗察甚喪子而感。一日問某曰。子以爲數百年前名賢子孫。在今日者。能盡識其祖考姓名。丘里乎。予曰。不能。先生曰。更數百年後。吾與若子孫。亦復如是。嗚呼。先生能作是語。度人必能自度。某不以此恩先生記去歲先生憩報國寺長松下。二三子從語及大道之要。或曰。世緣未斷。恐礙大道。先生曰。大道何必斷世緣哉。道念深。緣念自淺。必緣盡而後學道。是世終無學道之人也。某以此一語。抹平生退轉之根。某嘗自歎讀書一過少。會其意不能再讀。先生曰。不求甚解。欣然忘食。是何意象。子試參之。其要言不煩。轉語相逗。率此類。使其得再見先生言所欲。



言聞所欲聞。寧渠止此。然某所欲言於先生者。如塊填海。石補天。雖不得再見先生。猶得述其意以告先生。某所欲言於先生者。如饑者於食。病者於醫。今何處叩先生哉。嗚呼先生其亦聽之矣。

祭同年彭用九文

萬曆丁未春正月同年九疑彭君以計偕入都。客死於是。楚同年生集都下者爲之含斂。周身周衣。必信必誠。其邑子同年生鍾某。獨以廬居。不與越數月。而平頭持其喪南歸。浮淮達於漢。始返首丘。鍾子乃以束芻絮酒。哭君之靈曰。嗚乎。痛哉。天乎。子今長已矣。余弱冠與子同時受知於溫陵林明府。而同絀於都。試兩人故自如。越十年而余與子同舉於鄉。乃有追頌明府知人能得士。而兩人亦故自如。子剛腸。惰性高視。闊步知子負絕人之

志經世之才而疾惡如仇處俗太峻齒敝舌  
存之戒余恒私爲子篤憂之而公爲子異言  
之癸卯冬與余計偕北上共眠食者四踰月  
察子有清羸之疾而性善怒恒慮子非攝生  
之道余恒劑以疏緩子亦稱我數月不見喜  
慍之色自以爲不余及譙讓僮僕恒爲余一  
霽怒知子以我爲子西門之韋而余性疎子  
能密余性闇子能察余性情子能警使吾治  
生居職終身與子俱可以無敗余未嘗不以  
子爲吾安于之弦也子甲辰下第疾而歸歸  
而又疾且有非意相于者吾以瑱爲規戒子  
忍以居辱恕以御下嗇以養生晦以銷妬無  
已而移書友人轉屬子智者舉事勿爲親厚  
者所悲而爲怨妬者所快垂涕之道其言絕  
痛今子果有今日余不幸言而中于生不有  
命在天乎何親何妬何悲何快乃使子餐死

與尸痛哉痛哉丈夫不死牖下使婦人行哭  
固當子所未能了手者有二尊人在堂可奈  
何可奈何子遺孤六人當有成子志者余輩  
今日儼寒青衫身自寒士姑不能援人以手  
請無以口惠誑子以子之靈後死者異日稍  
能自振見子諸孤所不下羊舌之泣心力所  
可盡使有如彥昇兒冬月葛帔遭父友於道  
者生何面立天壤死當何以見子地下乎子  
之英爽當不遂隨肝臂朽腐化爲異物曷其  
聽而記余言

告亡兒肆夏文

自八月十二日至廿五日兒肆夏蓋亡十四  
日矣口念兒名心憶兒事兒言目想兒形耳  
存兒聲兒紙墨未乾衣汗未燥席溫未寒履  
迹未滅謂兒在後園書房也謂兒往新宅看  
大父母也謂兒行遊街市未歸也謂兒遠出

郡邑應有司試也。怛然不省兒亡時。時聞兒  
母哭聲於帷。聞裁楮招魂爲兒作冥薦。出循  
廳事。有七尺之棺。在廡有素幄。食器在几。有  
亡兒樊倩秀才之靈。八字在靈牀上。乃始疑  
兒亡也。兒真亡也哉。於是不得不以兒爲亡  
者而呼之。而招之。呼其乳名曰首哥。首哥呼  
其名曰肆夏。肆夏呼其字曰樊倩。樊倩汝真  
吾兒乎。非吾兒乎。兒死有靈乎。無靈乎。死  
去乎。未去乎。去而復來乎。不復來乎。來有驗  
乎。無驗乎。汝生而美好。強健聰慧。老成沈深。  
縝密。孝慈淵睦。方正磊落。汝雖生年十六。已  
具生人之體。較之行屍走肉。鼠首豺心。生無  
益於時。死無聞於後。與世所詛其生而利其  
死者。萬萬矣。予年十九而生。汝汝數歲而露  
神鋒。十三歲而補諸生。矻如巨人。十六歲而  
試諸生。高等試歸。八日而病。病十三日而卒。

使我奄忽遂年三十五汝愁我苦我誑我誤  
我閃我亦足矣我前世今生何孽何冤於汝  
而使我至此乎自汝生後汝弟妹十人皆懷  
抱天殤爾筋骨如鐵玉色金聲素強無疾無  
短折相日者羣言汝大貴大壽至死堅言女  
不死使女相不當死命不當死而卒死使予  
茫然不解正女之巧於愁我苦我誑我誤我  
閃我者也縱汝當死汝弟妹十人豈能如土  
芥如猪狗不足以贖汝一死彼造化者胡爲  
賺我男女者十人囊之以去而末收其長且  
賢者乎忍矣忍矣汝炯目疎眉修膺映麗志  
在度世出世不可一世今閉汝以七尺之棺  
使材巫里咸剪紙招魂加汝以亡人之名汝  
甘之乎汝受之乎欲不甘不受得乎冤哉痛  
哉予散落曠澹人也於世無關係見女不驕  
不惰好弄亦好讀書廢眠食忘寒暑不由父

督不由師訓妄意爾爲功名熱中之人且精  
勤諳鍊家事時務熟悉如老人又謂爾可以  
託身託家託世使予得以遊戲文史逍遙  
寂詎知爾好道奉佛喜爲世外之論方外之  
游暗室中夜禮斗焚香持日月齋禁行之數  
年不倦此豈書生學子所爲乎而又厲禁侍  
者不予知籍使予知之豈遂效常父禁女所  
爲且廣汝以世外之論導汝以方外之遊吁  
嗟乎女死乃知之平時病時未得細細叩汝  
汝何以道情自待而以世情待我也我每於  
游戲時察女形神悠悠忽忽若有所忘瞿瞿  
落落如有所記疑汝有宿根病中歷歷口道  
往因有倫有脊有原有委儻然了無桂牽似  
老衲面壁後知去向者世人憐女惜女痛女  
求其故而不得私意汝是再來人入去且復  
返故處欲以斷予悲吁嗟予亦何能不悲汝

爲再來人不可知汝世緣尚淺罪孽未深天  
性孝慈阿鼻泥犁不能到汝明矣女入泥犁  
吾不能女拔女往天堂吾不能女留若猶受  
生人間在人間爲人子與爲余子等予爲汝  
父與他人爲汝父差快女病中以速化爲娛  
反真爲樂予執手告汝縱是再來人彼太白  
子瞻輩豈不是上界西方來者遊戲人間數  
十年何必十六年而去乃爲再來人乎汝唯  
唯曰可奈何可奈何見不去見不去爺呼我  
我在招我我來今化去十四日矣了無聲迹  
且不入我夢兒何健忘而不信也豈汝性靈  
真爲天曹冥司執不得來抑受生人間也汝  
以汝爲非我子今人寄居人宅十六年飲之  
食之教之誨之去後寧不一寄聲謝居亭主  
人乎汝縱不能如顏畿之返魂獨不聞顧況  
喪其子十七歲神魂不散況悲思不已且哭

以詩云老人喪其子日暮泣成血老人年七十不作多時別子聞之哀戚誓再生顧家已而果然記前生事不爽女誠能再來女躡前因照管本性不樂昏宦必不强汝以人世之樂虐子以人生之苦同汝爲世外方外之遊女若往生人間未必有如此父受如此快樂若果爲天曹冥司留汝不遣汝持片紙上往天曹下往冥司哀籲苦情未必不放汝來也如不放汝來汝念我當免求宅神祖先及冥中親眷報汝下落或天堂或地獄或生人間令我不念汝我手跡女能識我文字汝能認取兒其聞之

祭譚太公文

時萬曆四十有二年甲寅歲冬十有一月丙子十有二日庚申爲我念湘譚老先生窀穸之吉先二日戊午其子之友鍾惺僭弟恮快



謹以生爲絮酒之儀酌其靈而自爲贊饗之  
詞曰人情交其子必重其父而予與公自爲  
交也人情愛其子因而重其子之友而公自  
能重予也公豪朗人也內具識鑒當公在日  
諸郎君皆幼公長君友夏少年意廣喜交遊  
不屑有所擇客至公之門登公之堂者公不  
言而客不能自匿友夏不能爲其客匿客不  
能自匿友夏不能爲客匿而客不敢頻至公  
之門登其堂久之使友夏不能復爲不擇然  
予過友夏公欣然飯予僕芻其馬聽予與友  
夏言及友夏過予又飯其僕芻其馬歸而問  
予與友夏何言也記公病時予與公外甥李  
長叔過視公公不以病爲苦不以不諱爲憂  
衣冠喜出迎酣暢謔浪之聲達於外而公歿  
八年矣公歿殯八年而不必葬八年中予官  
五年不必歸歸不必不出不出不必值公之

葬而又復出今得從容執紼妥其靈若有所  
待而不知此正予與公自爲交及公自能重  
予之效也公達於生死者今日登公堂不復  
言哭公猶若見公出迎而聞其酣嗚謔浪之  
聲者吁嗟斯深於用其哭者也公其笑而聽  
吾言乎

祭同年龔圓甫文

嗚呼圓甫神明淵靜曰德曰言出于慧定楊  
子語我子終于正居廬死孝沒寧存順預刻  
去期豈無修証以此靈心達其至性子言至  
樂匪獨賢聖惟樂則生樂卽其命彼巧彼囚  
於死何吝彼不求死斯義可訂子今胡戚生  
趣遂盡人之無年聰明弘淨取精用物忌早  
忌盛豈後死者其根皆鈍笑而問子子不能  
應子亦不應予亦不問嗚呼哀哉

白門告先靈文

鳴呼惺客白門五年矣歲時伏臘非敢忘先  
靈也亦非以弟姪在家足供蒸嘗而魚菽之  
祭客中遂不必設主也惺之在白門也客也  
年年欲歸歸而率弟姪拜於家祠旦暮事耳  
作旦暮之想而不敢爲歲月之計則亦何忍  
請先靈於數千里外勞其往來於旦暮之頃  
哉不意日復一日年復一年而其爲年者五  
矣今且守官於此矣官則不同於客去住不  
能自主雖不敢爲歲月之計而豈能復作旦  
暮之想哉用是於今歲小除之夕暫爲位於  
惺官舍請降臨坐如在家者然嗚呼禮以義  
起情由禮申居官有祿生則迎養沒則迎祀  
神氣無不之也惺在此惺在此幸勿怨恫於  
靈之不能來來而無所依哉

隱秀軒文閨集

隱秀軒文餘集目錄

題跋一

鄭季卿採木行引

自題詩後

題魯文恪詩選後二則

題唐李供奉降筆書首楞嚴石刻卷

題潘景升募刻吳越雜誌冊子

摘黃山谷題跋語記二則

題默公廬山結社卷

隱秀軒文餘集

竟陵鍾

惺伯敬著

海虞沈春澤雨若閱

題跋一

鄭季卿採木行引

或曰鄭子少年儁才不得志而爲瀘州倅鄭子蓋以官爲戲者今觀其採木行感事刺時何言之絕痛而悉也豈其身在事中者耶以

是知鄭子非以官爲戲者也歌行指日時事  
與他作微異要在雜以風謠俾可觀採若少  
陵春陵行是也彼五言也近李獻吉有七兵  
莖豆餘干等行則七言然篇差短鄭子累干  
言無顧瞻湊泊之勞吾以見鄭子詩法焉然  
三殿災本以示警言而採木以三殿爲名開權  
紛紛又以採木爲名由是言之三殿雖勿災  
焉可也

自題詩後

李長叔曰汝曹勝流惜胸中書太多詩文太  
好若能不讀書不作詩文便是全副名士余  
憮然曰快哉快哉非子不能爲此語非我不  
能領子此語惜忌者不解使忌者解此語其  
欲殺子當甚於殺我然余能善子語決不能  
用子語子持子語歸爲子用吾異日且用子  
語數日後舉此示友夏友夏報我曰長叔語

快子稱長叔語尤快僕稱長叔與子語快者  
語亦復快夫以兩人書淫詩癖而能嘆賞不  
讀書不作詩文之語則彼能爲不讀書不作  
詩文語者決不以讀書作詩文爲非也袁石  
公有言我輩非詩文不能度日此語與余頗  
同昔人有問長生訣者曰只是斷欲其人搖  
頭曰如此雖壽千歲何益也余輩今日不作詩  
文有何生趣然則余雖能長叔言而不能用  
長叔法不以我爲非正使以我爲非余日  
之矣

題魯文恪詩選後二則

觀古人全詩或不過數十首少或至數首每  
喜其精而疑其全者或不止此其中散沒不  
傳者不無或亦有人乎選之不則自選存其  
所必可傳者而已故精於選者作者之功臣  
也向使全者盡傳於今安知讀者不反致崔

信明之譏乎予喜誦鄉先達魯文恪詩文庚戌官燕曾從其孫睢寧令乞一部欲選之爲湯嘉賓太史索去遂不果壬子譚友夏選刻之金陵至九十首精美該矣予讀之喜焉敬焉有弘正名家所未能入其室者使予讀文恪全集固未必其喜且敬之至此也刪選之力能使作者與讀者之精神心目爲之潛移而不知然則友夏雖欲不爲文恪功臣固不可得也或曰作者如文恪而後之選者不必如友夏若之何予嘗與友夏言矣莫若少作作其所必可傳者選而後作勿作而待選吁談何容易哉

又

詩文多多益善者古今能有幾人與其不能盡善而止存一篇數篇一句數句之長此外皆能勿作卽作而能不使傳使後之讀者常



有其全決不止此之疑思之惜之猶有有餘  
不盡之意焉若夫篇與句善矣而不能使其  
不善者不傳於後以起後人厭棄而善者反  
不見信此豈善爲必傳之計者哉故夫選而  
後作者上也作而自選者次也作而待人選  
者又次也古人所謂數十首數首之可傳者  
其全決不止此若其善者有止此而此外勿作  
正予所謂作其必可傳者也此其識其力古  
今又能有幾人乎

題唐李供奉降筆書首楞嚴石刻卷

新安程朗仲異人也生而慕仙道好精物隱  
至破產苦身不悔忽有仙人神附之自稱唐  
供奉李太白先生落筆爲詩文無一近語絕  
非世俗神言比也書法精甚真草惟意筆筆  
出於鍾王又持妙於畫自云從王中丞學之  
古潤澹遠情法爛熳予親見其用銅尺橫長

二尺從者長尺有咫竅從者之兩端裁筆焉  
兩人微用指掖之以作書畫游移墨池中悠  
悠然亭亭然想見古人用筆運腕之妙非苟  
而已也又前於袁廣文小脩齋中問予姓字  
極服予所選詩歸謂不錄清平詞三絕爲是  
其虛心如此凡此皆文人事也又書丹於石  
作真書首楞嚴經一部予聞而稽首言曰世  
之論太白淺者以爲文人深者以爲仙然楞  
嚴經中以文士爲應類猶墮傍生仙則進於  
是矣報盡仍離六道夫文人學仙與仙人學  
佛其願力不甚相遠太白仙去千餘年而以  
筆墨金石爲人間作佛事蓋文人之業以仙  
懺之仙人之業以佛懺之其精進何有窮時  
予又聞人有死而修仙者其法曰太陰鍊形  
太白死而歸依淨土是亦佛法中之太陰鍊  
形也益愧予之神其詩文書畫者之淺耳觀

朗仲書楞嚴經自度度人其亦曰有此破產  
苦身不悔之志豈惟作仙進而佛焉可也此  
太白佛心也

題潘景升募刻吳越雜志冊子

富者餘貲財文人饒篇籍取有餘之貲財揀  
篇籍之妙者而刻傳之其事甚快非惟文人  
有利而富者亦分名焉然而苦不稱值者何  
也非人也天也奚以明之貲財者造化之膏

脂篇籍者造化之精神浚膏脂以洩其精神  
此其於事理兩虧之數也人不能其而造化  
肯聽之乎故曰天也嗚呼此貲財之所以益  
蠹而篇籍之所以益晦也友人潘景升著書  
甚多所緝三吳越中雜誌事辭深雅心力精  
博蓋地史之董狐也募刻於好事者而多不  
能給予謂此雅事也昔揚子雲作太玄蜀富  
人贖錢十萬求載一名不許今開口向人已

出下策矣况言之而不應乎錢受之曰今天下俚詩惡集闐咽國門此其剗削之費豈非貲財所爲乎予曰此非造化精神所存也無損於精神而徒用其膏脂虧其一焉或亦天之所不甚忌也

摘黃山谷題跋語記

題跋之文今人但以遊戲小語了之不知古人文章無衆寡小大其精神本領則一政其

一語可以爲一篇其一篇可以爲一部山谷此種最可誦法如書贈韓秀才則曰治經之法不獨玩其文章談說禮義而已一言一句皆以養心治性事親處兄弟之間接物在朋友之際得失憂樂一考之於書書胸山雜詠後則曰其人忠信篤敬抱道而居與時乖逢遇物悲喜同牀而不察並世而不聞情之所不能堪因發於呻吟調笑之間曾次釋然而

聞者亦有所勸勉書鮮洪範詩後則曰今觀  
鮮長江之才可謂困頓州縣者也使之學不  
盡其才名不聞於世其鄉之先達士大夫之  
過也跋浴室院畫六祖師則曰人有懷道之  
容投機接物目擊而百體從之跋東坡畫石  
則曰以富貴有人易以貧賤有人難晉文公  
出走周流天下窮矣貧矣賤矣而介子推不  
去有以有之也反國有萬乘而介子推去之  
無以有之也能其難不能其易此文公之所  
以不王也跋東坡書則曰學問文章之氣鬱  
鬱芊芊發於筆墨之間書贈卷後則曰學書  
要須胸中有道義又廣之以聖哲之學書乃  
可貴若其靈府無程政使筆墨不滅元常逸  
少只是俗人耳跋自臨東坡和淵明詩則曰  
翹叟屢索此卷恐爲人盜去夫不疑於心物  
亦誠焉翹叟一動其心遂果被盜昔季康子

患盜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誠然  
哉書贈陳繼月則曰惟用心不雜乃是入神  
要路跋范文正公帖則曰用筆實處是其最  
工大槩文正妙於世故想其鉤指迴腕皆入  
古人法度中跋王荆公禪簡則曰余熟視其  
丰度真視富貴如浮雲不溺於財利酒色一  
世之偉人也書舊詩於洪龜父則曰龜父筆  
力可扛鼎他日不無文章早垂世須要盡心於  
克已不見人物臧否全用其輝光以照本心  
書嵇叔夜詩與姪榘則曰視其平居無以異  
於俗人臨大節而不可奪此不俗人也題元  
聖庚富川詩則曰聖庚以王事行忘鞍馬之  
勞而以詩句賞江山可謂能不息者也題楊  
道孚畫竹則曰庖丁解牛梓慶銷鑿與清明  
在躬志氣如神同一樞紐題張仲謀詩後則  
曰用意刻苦故語清壯持身豈弟故聲和平

看山谷題跋當以此數條推之知題跋非文章家小道也其曾中全副本領全副精神借一人一事一物發之落筆極深極厚極廣而於所題之一人一事一物其意義未嘗不合所以爲妙

又

東晉崇尚任達庸者題之曰韻曰不俗其濫而無檢至謝幼輿極矣然石頭對王處仲數語勁氣直節足以折亂賊之蕪陳玄伯不能過之正黃魯直所謂臨大節而不可奪此不俗人也不得古人所以不可奪而漫然竊其任達之似以求韻求不俗豈不遠哉每讀蘇黃遊戲翰墨中忽出正語使人肅然敬戒凜然不可犯輒以謝幼輿事想之惺又題

題黥公廬山結社卷

謝監自許生天在後成佛在前蓋緣胸中有

慧中文人四字耳。此四字尚未能出脫。遠公安得而不拒之哉。予嘗笑文士自視太高。而佛以爲應類。未離六道。陶公飲酒賦詩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爾時已置身廬山之外。茲山面目久落其眼中矣。遠公欲其入。而攢眉不肯。夫惟不肯。遠公所以益欲其入。由此觀之。世之求入者。皆遠公之所不與也。天下事有機緣。莫不皆然。老默視社中諸人。於陶謝二公何居。吾亦以觀老默所謂二兒之劣。乃樂衛之優劣也。

題酒則後四條

一之神觥船騰錯雜杳器喧神一亂便減歡情加以矜莊更離真境善飲酒者澹然與平時無異其神閒也曹孟德臨戰如岡欲戰肥水之役安石以圍棋賭墅對之飲中何可無此神字



又

二之氣禽之制在氣故能以小伏大酒場中若無雄入九軍之氣卽百船一石喉間不無茹吐之苦余嘗持巨觥向座客搏戰一時酒人色奪而平日傲杯斲爵之人亦頓自鼓舞思奮酒場有此差亦可廉頑立懦

又

三之趣沈湎委頓不爲不苦而昏夢號呶亦復安知此中之樂無飲中之苦而有其樂妙於醒者知之至於出沒有無半酣者尤得其妙太白云但得醉中趣勿爲醒者傳此爲徒醒者言耳妙於醒者反是

又

四之節惟酒無量不及亂從心所欲從容中道聖之時乎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居然孔氏家法直以自然故能妙中

題血書法華經

每見頂骨念珠血書經爲之骨驚古名宿不  
難以其身徇法堅人信心如此持此心以事  
君親剴心捐軀可也此卷是僧元明所書序  
爲 仁宗皇帝親製皆書御諱惺嘗謂佛法  
尊信本朝最有力而其迹不露大聖賢作用  
與前代梁唐之主不同  
隱秀軒文餘集

隱秀軒文成集目錄

說一

畫龍說贈王生南游

夏梅說

隱秀軒文成集

竟陵鍾

惺伯敬著

海虞沈春澤雨若閱

說一

畫龍說贈王生南游

邑子王生畫龍戊申春持友人手札覓作南  
中貴人書爲南游資糧而以所作畫龍一幅  
餉余客戲語余曰生其以子畏真龍故持其

畫者示子耳予謂好畫龍亦復不易昔張僧  
繇畫龍不點睛或令點之疾雷破壁飛去使  
葉公見此能無反走邪南中人矜尚書畫工  
者價或等於詩文且畫之用或不減于真甚  
且過之今夫一草一木一花一石一竹一禽  
一魚一蟲以至竹籬茅舍斷橋塹垣草衣芒  
屨人見其真者如未之或見也一入名手點  
染好事者卽成佳觀以此知真者細入畫  
重真者恒入畫則奇真者近入畫則遠子第  
工其畫者何必真卽如今人作詩文自詭名  
家其遠神遠體時似恒似寧渠能起古人而  
肉朽骨使之言笑步趨余以爲人巧之極錯  
以天工不過如顧陸寫生止耳由此觀之世  
固鮮有真者皆畫之類也子第工其畫者何  
必真也

夏梅說

梅之冷易知也然亦有極熱之候冬春冰雪  
繁花粲粲雅俗爭赴此其極熱時也三四五  
月纍纍其實和風甘雨之所加而梅始冷矣  
花實俱往時維朱夏葉幹相守與烈日爭而  
梅之冷極矣故夫看梅與詠梅者未有於無  
花之時者也張謂官舍早梅詩所詠者花之  
終實之始也詠梅而及於實斯已難矣况葉  
乎梅至於葉而過時久矣廷尉董崇相官南  
都 在告有夏梅詩始及於葉何者舍葉無所  
爲夏梅也子爲梅感此誼屬同志者和焉而  
爲圖卷以贈之夫世固有處極冷之時之地  
而名實之權在焉巧者乘間赴之有名實之  
得而又無赴熱之譏此趨梅於冬春冰雪者  
之人也乃真附熱者也苟真爲熱之所在雖  
與地之極冷而有所必辯焉此詠夏梅意也

隱秀軒文集目錄

辨一

李長古詩辨

隱秀軒文歲集

竟陵鍾

惺伯敬著

海虞沈春澤雨若闕

辨一

李長吉詩辨

杜牧李長吉執友也叙長吉詩曰賀且死嘗授我平生所著歌詩凡二百三十三首今二百三十三首具在則長吉詩無逸者矣其逸

者非逸也皆賀所不欲存者也而李藩者乃從賀外兄搜其逸者且恨其以風怨悉投堰中不亦紛紛多事乎少陵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況如賀等者皆於心的有所據而於世一無所與者乎夫以於心有所據而於世無所與之人死而授其友之知我者以詩詩止二百三十三首則此外皆其所不欲存者必矣乃不足以定長吉詩而必欲別傳其所不欲存者甚矣無識者之禍人詩也然則投賀詩與恨其投者其爲庸人無識則同要其得投堰中則長吉之幸而二百三十三首傳於世而無一字之亡者皆長吉文章之神之所爲也若長吉者已所不欲存雖舉世之所欲共傳而必毅然自去之者也

隱秀軒文歲集



隱秀軒文集

隱秀軒文集目錄

書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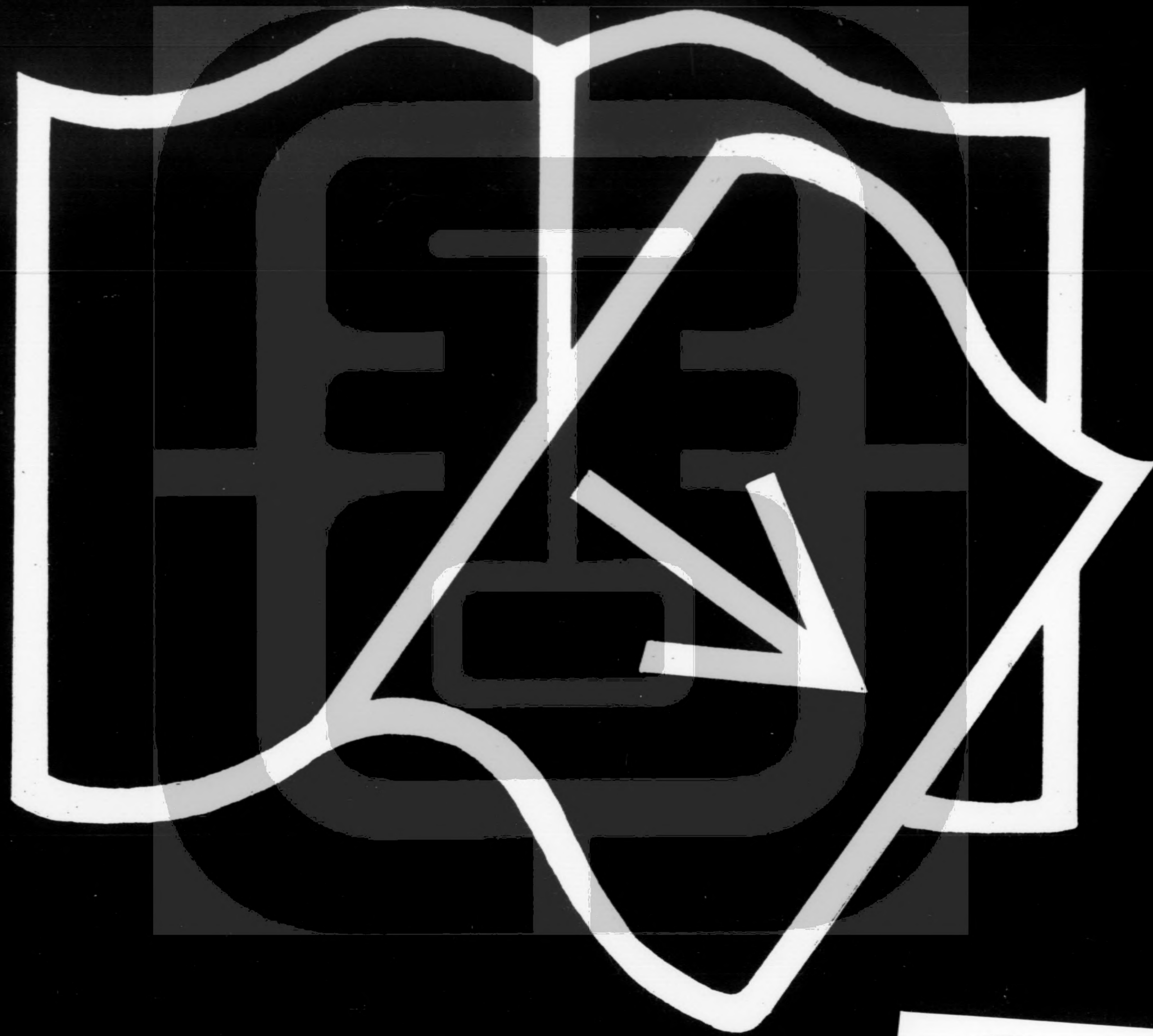
書放鹿事

紀慶

目錄

一

焉者知其將一已也人之能爲放已者必不能爲殺已者也如知其必不已殺而又食其食安其處無自養之勞無索羣之苦則亦何必求放焉集頽之鷗狎而復驚之生而之殺也入山之鹿去而復還之殺而之生也生殺之念轉於中而去還之變應於物感應之幾豈不微乎顯乎然子入都終慮其失養也將必求一必不殺者而與之是子所以放之



原件短缺

P1

之意也

紀夢

乙卯六月予出典黔試廿一日之夜宿葉縣  
夢白雲先生陳昂來謁貌不甚老瘦年可六  
十四五冠衣質而不敝歎不襪耳予步送之  
館一寺中謀衣食居處之爲終焉之計問其  
年曰癸卯巳謂予曰子從此後則當贈我詩  
予曰旣爲子作傳足矣曰當進於是予覺有  
愧色復問其生平白集中往還姓名外更有  
何交則俯而笑曰朱百朋予未及問其人遂  
寤纔合眼復夢之乃問朱百朋何人子何以  
與之遊而不與之詩則又笑曰何交乎就食  
耳予惕然其意之不苟與其不得已盡此兩  
語予復問其逸詩何在及卷首門人長干明  
釋何人皆不及答而寤惘然恨其語之不終  
則候人傳呼達於寢矣憶戊申歲十月十七

八日爲亡友魏太易作墓誌銘成越二十八日之夕夢予處泉寺中若京山觀音巖者太易緩步從甬道入徑就予揖謝作志銘夢中予知其已死也因謂予曰吾死時甚無所苦予曰子見譚友夏爲子所作傳乎答曰譚作尚未寄到蓋譚作傳爲二十四五日事俱用太易遺命爲之噫文之達於幽其期之先後與作者遲速相應計此世界去冥途亦非三五

隱秀軒文呂集目錄

偈一

攝山偈 并序

內人吳氏血書普門品偈

隱秀軒文集

竟陵鍾

惺伯敬著

海虞沈春澤雨若闕

偈一

攝山偈

并序

甲寅正月三日辰霽登攝山頂焉蓋至攝山之  
之二川也寺僧戒凡者猶夫僧耳予未之與  
語也頃之子從壁弄中望江聞其語音識其

爲江右人問其郡曰吉安其邑曰永豐始問  
其姓乃曰鍾氏爲恭愍公同四代孫蓋予先  
世亦吉永豐人也時同遊者爲新安吳康虞  
惟明闕商孟和家梅林茂之古度弟居易快  
僧無息茂之忽從柱上見聯句云暮鼓辰鍾  
驚惺河山名利客經聲佛號喚回苦海夢迷  
人與予姓名點畫波撇絲毫不差蓋鐘鼓之  
鐘作鍾驚醒之醒作惺神或告之矣相與驚  
心動骨爰書其事係之以偈仍書一卷孟和  
爲圖命凡公藏之山中作異日一段公案而  
胡彭舉宗仁聞其事爲予寫此卷詩自疊浪  
巖以下皆是目作而先一日有攝山道中及  
明月臺白鹿泉三詩并同遊者題詠皆書左  
方偈曰

千錯萬錯 兩字偏錯 千錯萬錯  
兩字不錯 我名我姓 明明道破

我面我目 頭頭借過

戲爲達觀和尚下火偈拈其語爲起句  
世法如此久住何爲咄自了漢爾來爲誰靡  
寄不 靡去不辭三負逋二舍宅他之僉云  
勇決撒手當機懷寶走疾遲則或知漸遠安  
步諒莫我追添薪颺燼一夥鈍師厥有慙公  
名慙則宜幸無明眼質此頭皮牢籠一世宵  
遁盡歸冤頭債主對面難欺賊後安弓我言  
自道肯來明此證佐在茲不然牛馬多生無  
期灌灌告爾是大慈悲

此偈似屬翻案語近喝諛然實悲其燈  
之不傳也達師聞此當爲慟哭示吳康  
虞居士轉致澹居慙山二道人  
內人吳氏血書普門品偈

心云何一念云何力無限悲歡在此一滴解  
環共誠獻珠同疾



秀軒文呂集

隱秀軒文調集目錄

頌一

歌口施食頌

隱秀軒文調集

竟陵鍾

惺伯敬著

海虞沈春澤雨若閣

頌一

餽口施食頌

大慈方便度衆生於六道中無不入內秘菩  
薩現鬼身宛轉乞法而救苦以權顯實獲利  
益我觀面然真菩薩雖具無量憫濟心不得

如來無畏力譬如仁吏覩飢民賑助權力須  
國王投誠叩闡不易達適值阿難大弟子破  
顛破心恐未至而示一切怖畏相又如國醫  
挾秘方不覩竒疾不輕與以此現示飢熱身  
發其悲惱救療意佛眼觀見其狡獪是以默  
識而微笑以狡獪而行悲願亦爲佛心之所  
許佛蓄良藥候因緣是以當機卽施付在在  
世世登座者則皆如來所分身萬燄同灌甘  
露汁面然滿願而歡喜稽叩阿難謝世尊世  
尊心酸始悲淚空諸地獄盡成佛乃爲如來  
之滅度有如王政暫賑饑終非樂利之本願  
然此面然之功德六道生生同頂戴我觀面  
然真菩薩卽以焦面鬼王證若云面然真燄  
口焦面亦非觀世音

隱秀軒文調集

文陽集目錄

贊一

郭建初像贊

謝在杭像贊

葉太公像贊

崔徵仲像贊

吳康虞像贊

王永啓像贊

自題小像

沈全吾大參像贊

徐生像贊

蘇弘家中丞像贊

隱秀軒文陽集

竟陵鍾

惺伯敬著

海虞沈春澤雨若閱

贊一

郭建初像贊

萍去匪癘戰勝匪腴爲俠爲儒將安居問翁  
不語請示阿堵

謝在杭像贊

文豈必弱清豈必約夫是故墮焉寬博圖書  
丘壑以占憂樂世烏知其所託我視我癯匪  
駭爾碩視于欲笑鬚眉領諾彼變彼姝誰貌  
置爾仿我題則及之附爾則彰

葉太公像贊

交翁子未識翁子癯然翁則豐形所異神所  
同豐下有後子貴且賢所不足者不至大年  
唯天福善而亦忌全有子支牀永思言貌我

用憂之恐其太肖

崔徵仲像贊

子處閩天萬里子來燕旣見止共長安數見  
難披子像意亦歡吾是以遲遲其題而不子  
還

吳康虞像贊

此康虞居士也吾前未見子之笠之衲而棕  
其履也而今笠矣衲矣棕其履矣然吾猶能

見子之神明於未筮未衲而綜其履也子見我山中乎請告吾所以

王永啟像贊

永啟小像作秉燭夜遊圖蓋六七年前所爲丁巳正月鍾子客金陵出而索贊於是與永啟別八年矣感而題之曰

始吾見其太美幾不以爲王子矣王子曰子試思八年前之爲王子者與此似不似也乃瞿然復以爲王子念其所以致此者雖吾與汝秉燭之遊又烏可已

自題小像

萬曆丁巳余年四十有四始畫一小像野服杖松下松又友人胡彭舉所補題曰顏胡以不少余不以此始也服胡以不官余欲以此止也胡子曰置我於長松之下知我者胡子也

又

以若人而野服杖松下其誰曰不宜舍而求所以簪紱之故余亦不自知亦既簪且紱矣如是而有溢思天與人終不益汝一絲又將汝瑕疵戒之哉視此野服杖松下者念茲在茲

沈全吾大叅像贊

神蒼蒼如木在霜煙日潤之不輟其芳骨巖巖如不在水苔藻繡之其章有斐嗚呼君子哉文質彬彬詢仰之次不敢求之於今日也曰古之人古之人

徐生像贊

鄒彥吉先生容

余口侍愚公先生之側而必見徐子胡先生之高嚴一日無徐子則不喜觀其容洵柔慧而溫美然其傲然於寒梅樵石之下又若默喻其高嚴之肯兀然獨坐察其目意所關常



在先生之動止嗚呼先生之不能一日無徐子也意蓋以此

蘇弘家中丞像贊

於戲是其儼然者厲耶溫耶目擊之斯須而已存口道之累月而不得一言蓋惺之去公近者目也去公遠者口也悠悠忽忽在前在後於戲其人之天又安能爲吾筆舌有耶

卓海以原贊

元次山有言于進之客勿遊退谷爲人厭者勿泛杯湖吾幼而見晦叔三四十年矣觀此紙如新接諸目此不爲人厭者請賜杯湖一曲獨吾以于進而自號退谷又手茲山澤之容吾以此愧夫晦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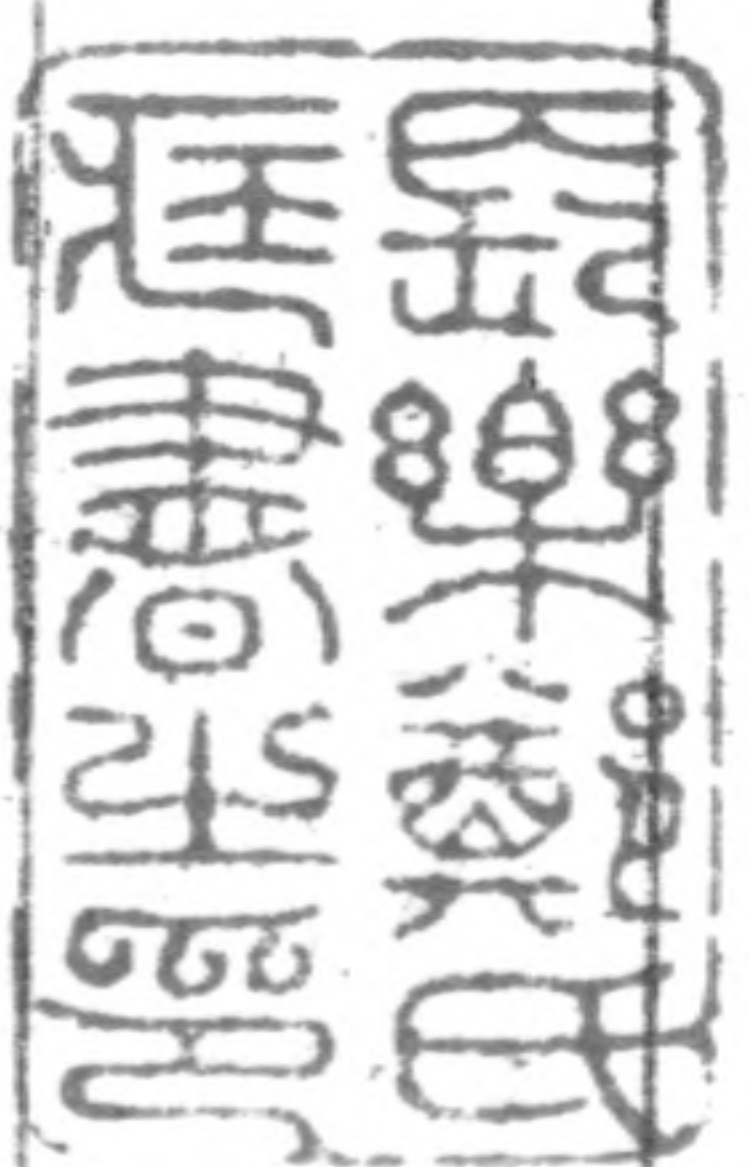
畫靈壁石贊

吾聞靈壁以音見賞畫則肖形厥音安往聽於無聲天際之想

鄒公履像贊

公履索予贊而義不受諛贊曰

文殊者子使人不敢以言



程